

在哲学战线上

王若水



2018 2025 3

在哲学战线上

王若水



人 民 大 版 社



2 018 2025 3

在哲学战场上

王若水

人民出版社出版 哲学书局发行

顺义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印张 385,000字

1980年1月第1版 1981年1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20,001—16,200

书号 2001·190 定价 1.40 元

序

文化革命以前，天津人民出版社出过一本我的集子《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实践论》；十几年了，这本书早已绝版。去年人民出版社建议重版，并问我有没有什么修改和要不要增补一些文章。我想，修改是不必了，增补似乎还需要。那次是以认识论为中心来编选的，这次范围可以扩大一些。这样，就由原来的十二篇扩充到现在的四十三篇。文化革命以前我写的哲学文章，大部分收在这里了。书名也要改了，就叫《在哲学战线上》。

这些文章大体按照内容和写作年代分成五组。第一组文章是批判胡适和梁漱溟的。其中《关于知行难易的问题》《梁漱溟和胡适》《梁漱溟和历史的车轮》三篇，过去没有发表过。五十年代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运动和随后的对梁漱溟的批判，对于帮助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分清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唯物论，清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流毒，是起了较大作用的。当然现在看来也有它的不足之处，那就是在批判胡适的思想时有某些简单化的倾向，对胡适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特别是对他在五四运动中的功绩没有肯定或肯定得不够。这个缺点，也表现在我写的文章中。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纪念“五四”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已经有些同志提出了全面评价胡适的问题，我赞同这样做。

第二组文章大体是有关文风和学风的，虽然不都是直接谈哲学，但多少和哲学或者思想路线有关，所以也收到这里了。

第三组文章大部分写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一部分是通俗哲学文章，给青年写的；一部分是“思想评论”或者“哲学小品”；也有一部分是哲学论文。从内容上说，相当一部分是针对那一时期的“左”的和右的倾向而写的。其中《谈谈真理的标准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的统一问题》《论条件》三篇，当时都未能发表。

第四组是有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论战和《桌子的哲学》的讨论，时间是1959年到1964年。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背景，读者可以参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文，其中毛主席谈到他和斯大林在矛盾的同一性问题上的分歧。但当时，我却并不是根据事先了解到的什么“精神”而写文章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当时双方还是站在平等的地位进行争鸣的，每一方都没有给对方扣政治帽子。这和后来对“合二而一”的批判不同。我认为对杨献珍同志说的“合二而一”的批判是基本上错误的（我也写过一篇文章，未收入），但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我仍然坚持原来的观点。

“桌子的哲学”的讨论，可以说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争论在另一种形式中的继续。当然，我的《桌子的哲学》那篇文章也有缺点，应该补正。就这个问题，我后来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从新器物的发明看新观念的由来》，是以飞机的发明为例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的，另一篇就是《再谈“桌子的哲学”》。两篇文章都未能发表，前一篇甚至连原稿也被弄丢了。本来发表我的答复文章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人民日报》内部有人要压制，还找关锋来支持。关锋说：王若水坚持先有第一张桌子的观念是错误的，人们在做第一张桌子前的计划只能叫“设想”，不能叫“桌子的观念”。于是我的文章就被判无期徒刑了。我现在说这件事，并不是简单

地以这种意见曾经被关锋这样的坏人所主张过为理由来否定它。我在后来修改这篇文章时实际上已经答复这种意见了。我认为有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但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而我的反批评权利却被剥夺了。时隔十五年之久，这篇文章才找到了一个发表的机会，在我也是很有感慨的。

最后一组的两篇论文都没有发表过。但附录的《创世记》是在一九五九年初发表过的。我把它附在关于“异化”问题的论文之后，是因为我试写的这篇哲理性的神话的主题是劳动的异化及其克服。费尔巴哈讲，不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上帝；人把自己的本质赋予上帝，然后又拜倒在上帝的脚下，这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进而指出，人的本质是劳动，劳动的异化产生私有制，而私有制的苦难世界产生宗教的需要。我想，在基督教的上帝观念里，劳动是没有地位的。上帝有意志，有智慧，有爱，这些都是人赋予上帝的本质，唯独没有劳动。不但如此，在旧约《创世记》里，劳动还成了上帝对人的惩罚。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传说的诸神里，有一个神正是劳动的异化，这个神就是盘古。在最初记载盘古传说的《三五历记》里，盘古并没有带斧子，斧子是民间传说加上去的。很显然，人民群众认为，开天辟地的一定是一个手持巨斧的劳动者。劳动人民就这样创造了一个自己的神，并且把创造世界的功绩归之于他。写这篇神话时，我刚刚从农村下放归来，五八年那种冲天的跃进精神还激励着我，所以神话以人神合一而结束。这篇作品当然有缺点错误，我不在这里详说，因为在今天要看出这种缺点错误是很容易的，但它反映了那些年代的精神——冲天的干劲加上浪漫主义的幻想。

文化革命前的十几年，在哲学战线上，如果我有成绩的话，也就是这本集子里的一点点，可怜得很。在我走过的路上，我不能忘记毛主席、周总理对我的鼓励、指点和鞭策。于今两位老人家都不

在了，落在我们哲学工作者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今后的十几二十年，在新长征的路上，我能不能做出多一些的成绩？愿以此书自勉。

作 者

1979年6月11日

目 录

序	1
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	1
从实用主义到改良主义	12
关于知行难易的问题	33
梁漱溟所谓“理性”是什么？	46
梁漱溟和胡适	62
梁漱溟和历史的车轮	71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文风	78
略论“百家争鸣”	108
“争鸣”杂感	113
粗暴的理论批评一例	119
“述”与“作”	124
作品和署名	127
谈谈真理的标准问题	130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	
的统一问题	142
哲学和常识	146
形式与实质	151
好与坏	158
不红的红色	165

成语的真理	169
务虚与务实	174
现阶段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	
是不合理的吗?	179
群众路线和认识论	188
科学和宗教之间	198
论界限	206
义利篇	214
简单与复杂	219
关于“自觉的能动性”	225
论条件	234
从头开始	258
规律是眼睛看不见的	265
关于规律的概念	270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实践论	284
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吗?	296
形而上学还是唯物辩证法?	314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337
关于同一性概念的理解和运用	363
请查恩格斯的原文	380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才能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	386
桌子的哲学	420
再谈“桌子的哲学”	427
关于人性问题	444
关于“异化”的概念	468
附：创世记	498

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

——兼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和方法

为什么说，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是“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严重斗争”呢？

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一直是文化战线上的薄弱环节之一。这个阵地，自从资产阶级从封建阶级那里夺取过来以后，三十多年来基本上一直被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胡适派占据着。尽管解放后学术界已经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胡适派影响却依然没有受到应有的清算。

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现在是在这个领域中清算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的时候了。前哨的第一枪既然已经响起，战斗的火力，就不能不对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头子胡适。

早年的胡适曾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的资格，参加了五四运动，构成五四运动的右翼，和左翼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革命的知识分子结成了统一战线。在反对封建文化，提倡科学和民主的启蒙运动中，胡适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就在那时，胡适的思想也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和妥协的两面性。五四运动以后，知识界开始分裂，革命形势的发展吓倒了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这一派人不久就转到了反革命方面，成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马克思主义的死敌。

胡适是实用主义的门徒，他拼命在中国文化界宣传这种哲学

来对抗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确也有不少人作了他的俘虏。实用主义是什么呢？实用主义是二十世纪初在美国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哲学末流的一个派别，是当今帝国主义阵营最盛行的反动思潮之一。

实用主义究竟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呢？对这个问题，实用主义者是企图逃避不答复的。实用主义者杜威宣告说，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样的问题，是“不值得讨论”的“老问题”。胡适说：

“杜威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大革命家。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欧洲近世哲学从休谟(Hume)和康德(Kant)以来的哲学根本问题一齐抹煞，一齐认为没有讨论的价值。一切理性派与经验派的争论，一切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争论，一切从康德以来的知识论，在杜威的眼里，都是不成问题的争论，都可‘以不了了之’。”^①但实际上这个哲学上的根本问题是杜威“抹煞”不了的，任何逃避这个“老”问题的企图都是枉然。稍微分析一下杜威之流的理论，就可以看出他们其实是在“经验”“实验”这些名词后面贩卖着唯心论和不可知论。

什么是物质呢？另一个实验主义者詹姆斯回答得很干脆：“我们所知道的物质，不过是我们所有的关于颜色、形状、硬度等的一些感觉。这些感觉恰恰就是物质这个概念所具有的价值。……这一个概念是我们许多感觉的一定组合的名称，因此，它就是真实。”^②

这正是贝克莱的“存在即是被知觉”的复活，马赫的“物质是感觉的综合”的翻版。这是不折不扣的主观唯心论！

杜威的立场要比詹姆斯隐蔽一些，词句要巧妙一些，然而也免

① 胡适：《实验主义》。

② 詹姆斯：《实用主义》。

不了露马脚：

“物质并不是现象或过程的原因和根源；它并不是绝对的主宰，并不是解释事物的原则；它并不是隐蔽在变化后面的本体。这一个名称所指的是一种能动的性质，而不是一种实质。”^①请看，物质并不是事物和过程的原因，只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能动的性质”！杜威逃来逃去，终于逃不掉唯心唯物的根本问题，只是显得心劳日拙而已。

实用主义的中心内容在它的真理论和方法论。实用主义的“有用的就是真理”“效果是真理的标准”的命题，有很大的迷惑眼目的作用，仿佛这种理论是科学的，唯物的。但是，评判一种哲学，不能单根据这种哲学自己所挂的招牌，而要看这种哲学怎样解决哲学的根本问题。单单承认效果是真理的标准，这还不就是唯物论。问题在于：实用主义者所理解的“真理”是不是客观世界规律性的反映？他们所谓的“实践”和“效果”是什么？请看看胡适的介绍：

“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②

“那绝对的真理是悬空的，是抽象的，是笼统的，是没有凭据的，是不能证实的。……我们现在且莫问那绝对究竟的真理，只需问我们在这个时候，遇着这个境地，应该怎样对付他。这种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便是‘这个真理’。”^③

由此可见，实用主义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绝对真理，认为真理只是“人造出来的”对付环境的“方法”。这就一下暴露了实用主义的唯心论实质。实际上，在否认客观真理存在的前提下，实用主义者所谓的“效用”，并不意味着真理与客观存在的符合，而只意味着

① 杜威：《经验与自然》。

②③ 胡适：《实验主义》，

主观的满意。不错，真理都是有用的，但有用的根本不都是真理，因为错误的反动理论对反动阶级来说也是有用的。在实用主义者看来，任何理论和思想，只要适合他们的主观目的和利益，便可以宣布为“真理”。在这种论调里我们可以嗅出一股美国生意人和统治集团的臭味。正象马克思老早在《资本论》中指出的，对于资产阶级有学问的走狗们“已经不是这个理论还是那个理论合于真理的问题，只是它于资本有益还是有害，便利还是不便利”。

实用主义所指的“实践”，正是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实践”——狭隘的、利己的、应付环境的生物学观点的“实践”，而不是社会的革命的实践。从这样的“实践”里，只能学到一些零零碎断的知识和圆滑的剥削阶级的处世哲学，根本谈不上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了解。

胡适把实用主义的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假设和求证本是科学史上早有的方法，并不是实用主义的新发明。这里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假设和求证。这里问题是在于：这种方法是不是唯一的、最高的方法？胡适把假设和求证当作最高的方法，他根本不懂得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实际上胡适所谓的假设和求证的过程不过是形式逻辑的演绎和归纳的综合。在狭隘的范围里，在研究事物的简单的、寻常的关系时，这种形式逻辑的方法也许还可以应付；一超出这个界限，要深入研究事物的本质和内在矛盾，要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时，这种初等的形式逻辑就无能为力了，就必须应用高级的逻辑——辩证逻辑了。

更重要的问题是：这里的假设和求证，是在什么世界观指导下进行的？是资产阶级唯心论还是无产阶级唯物论？不管科学家喜欢不喜欢，不管他们自觉不自觉，在进行假设时，在作出某些概括性的结论时，他们总是要受某一种哲学观点的影响的。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国家许多学者都把现代科学的新发现作了唯心的解释，

造成了科学的危机。可见，方法论不能脱离世界观。离开了辩证唯物论的指导，假设和求证的方法也会走上歧路。胡适本人的思想，也是活生生的证据。

胡适自己说，他的言论主张“只是这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①那么且看看这个法宝的“效果”如何吧。

如果在世界观方面，在自然科学方面，胡适还多少能隐蔽他的唯心论立场的话，那么一踏进社会科学的领域，胡适就完全暴露了他是一个历史唯心论者。胡适的目的是抵制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一点，他自己在1922年的一篇文章里说得很明白：

“……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②

这就是胡适的立场，这个立场就决定了胡适不能认识真理。不管谁怎样标榜“科学的方法”，“历史的态度”，只要他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只要他是想阻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就一定不能客观，他就一定要进行欺骗。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胡适是怎么看的呢？据胡适看来，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帝国主义侵略：

“不要尽说是帝国主义者害了我们。那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的话！”^③“我们是不肯把一切罪状都堆到洋鬼子头上的。……我们要救国应该自己反省，……不肯反省，只责备别人，就是自己不要脸，不争气的铁证。”^④

也没有什么封建势力的统治：

①② 胡适：《我的歧路》。

③ 《请大家来照照镜子》。

④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

“现在中国最大的病根，并不是军阀与恶官僚”^①。“封建制度早已在两千年前崩坏了。”^②

请看！胡适就是无耻到这种程度！口口声声“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待到事实和证据摆在他眼前，他却忽然闭上眼睛了。当然，否认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对胡适所要维护的阶级利益来说，是“有用”的，因此他可以认为这就是“真理”。按他的“逻辑”，中国首先是因为有“五鬼闹中华”（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所以才招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至于中国为什么贫穷等等，那是谁也不知道的。

胡适是庸俗进化论者，他用这种理论作为他的政治上的改良主义的根据。他反对革命，反对阶级斗争。他说：

“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他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③

胡适认为历史发展动力不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知识道德一类的东西。所以他主张救国要“从思想学问下手”^④，提倡“好人政治”，宣传教育救国。对于封建统治者的奴才武训，他赞扬备至：

“山东有一个乞丐武训，他终身讨饭，积下来钱就去办小学堂；……当时全国人都知道‘义丐武训’的大名。这件故事，最可以表示那个时代的人对于教育的狂热。”^⑤

胡适赏识武训，这是不足怪的，武训正适合胡适的改良主义宣传的

① 胡适：《我的歧路》。

② 胡适：《我们走那条路》。

③ 胡适：《我的歧路》。

④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

⑤ 胡适：《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

目的，也正适合他向人民灌输奴化思想的目的。

胡适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传播者。他在许多文章里散布民族自卑感，散布亲美崇美思想。对于美国的资本主义文明，他崇拜得五体投地：“摩托车的文明的好处真是一言难尽。”“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不发生效力。”^①对于自己祖国的文化遗产，他却抱着虚无主义的否定态度。他说：“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②他说他整理中国哲学史的最大成绩，是使人明白这些东西“不过如此”^③。至于古典文学呢，“从文学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作模范。”^④中国古代的文化究竟有什么伟大呢？胡适想了二十年，只想出三点他所谓的“优长”：“最简易合理的文法，平民化的社会构造，薄弱的宗教心”，此外他“实在想不出什么别的优长之点了。”^⑤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荒谬地主张“全盘西化”。（虽然他后来换了一个较好听的“充分现代化”的名词，但实质是一样的。）

胡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怎样影响了古典文学的研究呢？为什么说这是资产阶级唯心论呢？

第一，这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学术脱离政治。

人们或许会奇怪，既然在胡适的眼里，中国古代文化“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那么他为什么要提倡“整理国故”呢？这在胡适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胡适自己是热中于政治的，但是他却要伪装“清高”，并且希望学术家不要过问政治，埋头所谓“纯学术”的研究中。他劝别人做学问要“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

① 胡适：《漫游的感想》。

② 胡适：《信心与反省》。

③ 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

④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⑤ 胡适：《三论信心与反省》。

“不要有什么‘有用无用’的成见”。“‘国故学’的性质不外乎要懂得国故，这是人类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若说是‘应时事之需’，便是古人‘通经而致治平’的梦想了。”^① 胡适自己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和《水浒传》呢？他自己说：“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② “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名’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③ 这意思就是说，为考证而考证，为方法而方法。正因为这样，研究的对象是不重要的，“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的遗嘱有同等的考虑价值。”“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④

这种态度，也正是俞平伯的态度。俞平伯自己说，他对文学的研究“只是趣味的研究”，“欣赏文艺时附带一点研究，亦只是逢场作戏而已”^⑤。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一书中不惜用十七页的篇幅津津有味地考证“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的人数、席次、行令等等琐节，而对于红楼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内容，却简直没有触及到，也可见他的“趣味”何在了。

第二，是“纯文艺”的观点和客观主义的态度。

资产阶级的文学观否认文艺是以经济制度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否认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否认文学的阶级性。资产阶级文艺批评家把文艺当作孤立的东西，当作描写抽象“人性”的东西，当作超乎阶级斗争之外的东西。这就决定了他把“技巧”“情节”“笔法”“趣味”一类的东西作为他们的文艺批评的标准。什么是文学呢？胡适回答说，文学的基本作用是达意表情，“达意达的

① 胡适：《论国故学》。

② 胡适：《庐山游记》。

③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④ 胡适：《庐山游记》。

⑤ 俞平伯：《红楼梦辨的修正》。